



NEVER HAVE I EVER

谎言游戏2 通关密语

[美] 萨拉·谢泼德 著 刘勇军 译

有时，那些我们最掉以轻心的人恰恰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SARA SHEPARD



江苏文艺出版社

江苏文艺出版社

NEVER HAVE I EVER

谎言游戏 2 通关密语

[美] 萨拉·谢泼德 (Sara Shepard) 著 刘勇军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明鉴天啓
CS-BOOK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谎言游戏. 2, 通关密语 / (美) 谢泼德 (Shepard, S.) 著; 刘勇军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404-6292-5

I. ①谎… II. ①谢… 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9026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8-2013-268

Never Have I Ever

Copyright © 2011 by Alloy Entertainment and Sara Shepar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Rights People, London.

All rights reserved.

谎言游戏2: 通关密语

作 者: [美] 萨拉·谢泼德

译 者: 刘勇军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张应娜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特约编辑: 谢晓梅

版权支持: 王雅兰 文赛峰

封面设计: 吕彦秋

版式设计: 张丽娜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5404-6292-5

定 价: 2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84409925)



楔子 死后的生活__001
Chapter 1__无忧无虑的生活__005
Chapter 2__犯罪现场调查 图森市__015
Chapter 3__陶轮飞转__025
Chapter 4__追查线索__037
Chapter 5__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__045
Chapter 6__前科累累__053
Chapter 7__超级恶作剧__057
Chapter 8__真相还是后果__065
Chapter 9__爸爸的小千金__071
Chapter 10__离水之鱼__081
Chapter 11__午夜惊魂__093
Chapter 12__不一样的秘密__099
Chapter 13__永远不要低估偷窥的力量__111
Chapter 14__麻烦加剧__123

Chapter 15__开始还是结束__	135
Chapter 16__优生__	151
Chapter 17__X标记__	159
Chapter 18__火车惊魂__	169
Chapter 19__不祥之兆__	177
Chapter 20__吸血鬼在左，追踪者在右__	191
Chapter 21__笑里藏刀__	201
Chapter 22__消失的推特账户__	209
Chapter 23__可怕的真相__	217
Chapter 24__“维京人”的复仇__	227
Chapter 25__几近崩溃__	233
Chapter 26__还剩一个对手__	239
Chapter 27__黑暗中的一推__	249
Chapter 28__被困洞穴__	259
Chapter 29__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__	265
Chapter 30__余波未了__	271
Chapter 31__聪明的小贱人__	277
Chapter 32__盼望已久的时刻__	285
尾声 永恒的瞬间__	295
致谢__	298



Never Have ! Ever

谎言游戏2 通关密语

死后的生活

人死之后想起的都是一些琐事。比如精疲力竭时躺在床上；比如在雨季，风暴过后嗅到的亚利桑那州清新的空气；比如看着自己暗恋的人走过大厅时的怦然心动。可是，在我十八岁生日前夕，杀害我的凶手把这些通通夺走了。

因为命运的安排，也因为凶手的威胁，我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妹妹艾玛·帕克斯顿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是两周前死的，然后我进入了艾玛的世界——那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从那一刻起，艾玛看到什么，我便能看到什么，艾玛去到哪里，我便去到哪里。我看着艾玛通过Facebook（脸谱网）联系我，看到有人冒充我，叫她访问这个社交网站。我看着艾玛来到图森市，既带着跟我重聚的憧憬，也带着一丝谨慎。我看着我的朋友们把艾玛当成我，跟她打成一片，带她去参加派对。她收到写有我已殒命的字条时，我就站在她旁边，那张字条警告她，如

果她不继续冒充我，如果她暴露自己的身份，那她也只有死路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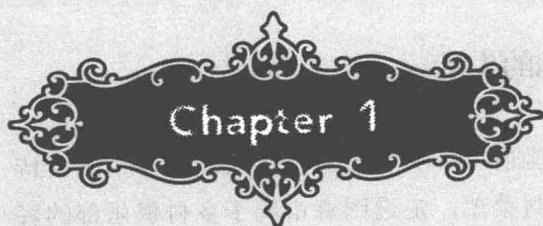
今天，我一言不发地看着艾玛穿上那件我最喜欢的白色薄T恤，在她高高的颧骨上打上闪亮的炫色腮红，穿上我周末经常穿的紧身牛仔褲，在我那个櫻桃木首饰盒中找出我最喜欢的银质吊坠盒，在灯光的照耀下，吊坠盒在房间里发出五彩缤纷的光。我安静地坐在艾玛身旁，看着她发短信给我的闺蜜夏洛特和麦德琳，向她们确认早午餐的安排。虽然我发短信时措辞会不一样，但艾玛在很多方面都跟我十分相似，因此，几乎所有人都把她当成了我。

艾玛放下我的手机，有些心神不定。“你在哪儿，萨顿？”她紧张地嘀咕道，好像知道我就在她身边一样。

我倒希望从坟墓下给她发来短信，告诉她我在这儿，我葬身于此。可惜，我死时记忆也一并消失了。只是对于自己的身份，我不时会有一些模糊的记忆。我的死不仅对艾玛来说是个谜，对我同样如此。但我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是被谋杀的。现在有人跟我一样留意着艾玛的一举一动。

我怕吗？当然怕啦。但通过艾玛，我就有机会弄清楚我临死之时的那段经历。对自己的身份和我保守的秘密了解得越多，我越是意识到我失散多年的妹妹有多危险。

我的对手无处不在。有时，那些我们最掉以轻心的人恰恰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Chapter 1

Never Have ! Ever

谎言游戏2 通关密语

无忧无虑的生活

“露台在这边。”一个古铜色皮肤、塌鼻子的女侍者拿着四个皮封菜单，走进图森市鸽子乡村俱乐部的餐厅。艾玛·帕克斯顿、麦德琳·维加、罗伦·梅塞、夏洛特·张伯伦紧随其后，几个人绕过满桌子食客，桌子边坐定的男人们身穿褐色夹克衫，头戴牛仔帽，女人们则穿着白色网球服，孩子们正毫无顾忌地吃着有机火腿香肠。

艾玛走进灰泥阳台的亭中，女侍者走过时，艾玛的目光不由得落在侍者脖颈后面的文身上，上面文着一个很逊的汉字，不是“忠诚”就是“和谐”的意思。在露台上能看到卡塔里纳山，晌午时分，在太阳光的照耀下，每一株仙人掌和每一块大圆石看上去都格外清晰。几英尺远的地方，几名高尔夫球手围着一个球座站立着，有人凝神定气，准备发球，有人在看着自己的黑莓手机。来到图森市之前，艾玛就设想姐姐的生活，她也去过乡村俱乐部，

不过她只是在拉斯维加斯郊外的迷你高尔夫球场当侍者。

至于我，对这样的地方当然了如指掌。这会儿我正挨着我的孪生妹妹坐在那儿，她自然看不到我，我就像系在小孩手腕上的气球，跟她如影随形。这时，我似乎恢复了一些记忆。我上次坐在这家餐馆吃饭，还是父母带我来庆祝我的成绩得了B，这对我来说可是八百年不遇的事儿。我看到喷了少许胡椒的墨西哥煎蛋，外加图森市最好的西班牙辣香肠，我想起来了，那可是我最喜欢吃菜。

“四杯莱姆角番茄汁。”麦德琳对着侍者吩咐道。见侍者离去后，麦德琳挺了挺腰板，不愧是芭蕾舞女主角，那份气质在举手投足间表露无遗。她将那头乌黑发亮的头发撩过肩膀，从饰有流苏的手袋里拿出一个银色的酒瓶。她摇了摇瓶子，眨了眨眼睛说道：“咱们今天可以调出血腥玛丽了。”

夏洛特将一缕金黄色的头发撩到长有雀斑的耳朵后，咧嘴笑了笑。

“喝一瓶血腥玛丽估计我就得趴下了。”罗伦用大拇指和食指捏了捏被太阳晒得通红的鼻梁，“昨晚的酒劲儿还没过呢。”

“昨晚的派对可真带劲儿。”夏洛特自恋地对着汤匙背面左顾右盼，“你觉得呢，萨顿？我们是不是恰好帮你完成了成人礼呀？”

“她哪里知道。”麦德琳推了推艾玛说，“你不是早就溜了吗？”

艾玛咽了咽口水。她仍然不习惯跟萨顿的这些朋友开玩笑，而她们早就习惯了这种语带嘲弄的打趣。可就在十六天半前，她还住在拉斯维加斯，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跟她那恶毒的哥哥特拉维斯和她一

心想跻身名流的养母克拉丽丝住在一起，默默忍受他们的刁难。就在那时，她在网上看到一个恶作剧视频，那个被人“勒死”的女孩竟然跟她长得一模一样，也有着椭圆形的脸、高高的颧骨、一双能随着光线变换颜色的蓝眼睛。跟萨顿——那个跟她长得极其相似的神秘人联系上以后，艾玛发现她们竟然是失散多年的孪生姐妹。艾玛随即去了图森市，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姐姐。

可就在第二天，艾玛竟然获悉萨顿被谋杀了，而且，如果艾玛不假装成萨顿，她也得死。尽管冒充他人让她惴惴不安，尽管每次别人叫她“萨顿”时，她的皮肤都会有种刺痛的感觉，但艾玛知道她别无选择。不过，她绝不能干坐着，让姐姐死不瞑目。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她都必须找到杀害萨顿的凶手。这不仅仅是为了替她的姐姐讨回公道，也只有这样，她自己的生活才能回归正常，她才有机会重新在她的新家生活下去。

侍者很快端着四杯番茄汁回来了，侍者刚一转身，麦德琳就飞快地打开不锈钢瓶盖，将清澈透明的酒倒入每个人的杯中。艾玛用舌头舔了舔，她那对新闻痴迷的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这样的标题：未成年少女在本地乡村俱乐部饮酒被抓现行。萨顿的这些朋友向来不会循规蹈矩。

“萨顿？”麦德琳将一杯加了酒的番茄汁朝艾玛推过去，“跟咱们说说呗，你为什么在自己的生日派对上还放鸽子？”

夏洛特俯身过来：“如果你把实情告诉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要杀我们灭口啊？”

听到朋友说出“杀”字，艾玛不禁吓了一跳。麦德琳、夏洛特和罗伦是杀害萨顿的头号嫌疑犯。上周在夏洛特家的狂欢晚会上，就

有人想用萨顿的项链勒死艾玛，不管这人是谁，他都能轻而易举地躲过夏洛特家的警报系统……也或许他本来就在房子里。昨晚，在萨顿的生日派对上，艾玛发现，在萨顿被勒的视频里她的很多朋友也在其中。不过那只是个恶作剧。萨顿的朋友都是谎言游戏秘密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以吓唬自己的会员或其他同学为乐。但是如果萨顿的朋友不满足于只是吓吓人呢，如果他们想玩儿真格的呢？虽然这事儿被伊森·兰德里搅黄了，对了，他现在算是艾玛在图森市唯一真正的朋友了，但也许后来那班人还真害死了萨顿。

为了平复自己的紧张情绪，艾玛喝了一大口加了酒的番茄汁，开始在内心呼唤萨顿。她到这里后听说姐姐刁蛮任性，从来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唉，你们想过我吗？如果知道有人把我掳走，将我留在沙漠里等死，你们会紧张吗？”她瞥了一眼三个正盯着她看的朋友，试图察觉她们脸上是否有一丝愧疚的表情。麦德琳正拨弄着她那涂了桃红色指甲油的尖指甲。夏洛特旁若无人地喝着血腥玛丽。罗伦盯着高尔夫球场出神，好像刚刚瞧见了熟人一般。

这时，萨顿的iPhone（苹果手机）突然响了。艾玛从她包里拿出电话，看了看屏幕。是伊森发来的短信。经历昨晚的事情后你还好吗？有什么需要尽管告诉我。

艾玛闭上眼睛，想象着伊森的面容，他那乌黑的头发，湖蓝色的眼睛。她想象着他看着自己的样子，以前从来没有哪位男生这样看过她。她心中荡起一阵涟漪，身心也放松下来。“谁啊？”夏洛特从桌子上俯身过来，胸部差点儿被仙人掌刺到。艾玛赶紧用手遮住屏幕。

“你脸都红了！”罗伦指着艾玛说，“是新交的男朋友吧？所以你昨晚才甩了加里特？”

“是我妈发来的。”艾玛很快删除了短信。萨顿的朋友不会明白她为什么连生日都不过，却和伊森混在一起，这个神秘的男孩更喜欢眺望星星，有些孤僻。可是到目前为止，伊森却是艾玛在图森市遇到的最理智的人，也是唯一知道她的真实身份以及她为什么假扮萨顿的人。

“你和加里特究竟怎么了？”夏洛特问道，抿了抿涂了黑莓色唇膏的闪亮嘴唇。据艾玛这两个星期的观察，夏洛特是四个女生中最喜欢颐指气使的一个，也是对自己的长相最不满意的一个。她经常化浓妆，扯着嗓门儿说话，好像如果不这样，就没人愿意听她说话似的。

艾玛拿吸管用力戳了戳酒杯底下的冰块。对了，还有加里特。加里特·奥斯汀是萨顿的男朋友，说得更准确些，应该是她的前男友。昨晚，他倒是给萨顿准备了生日礼物：将自己脱个精光，还准备了一套特罗詹牌避孕套。

可艾玛让他吃了闭门羹，看到男友一脸沮丧的样子，我也很痛苦。对于我们以前在一起的时光，我现在只能猜测了，但我知道我们的感情应该不是随便玩玩的，虽然他现在可能认为我将我们之间的感情当成了儿戏。

罗伦喝了一口酒，眯缝着她那如水晶般透明的蓝眼睛。“你为什么把他甩了啊？他不穿衣服的时候是不是看上去很变态？他是不是有三个乳头呀？”

艾玛摇摇头。“都不是。这事儿跟他无关，是我的问题。”

麦德琳将吸管上的包装纸扯掉，往艾玛这边一吹。“这样，你最好找个备胎，还等两个星期返校节活动就开始了，你可得找个男朋友，要不所有像样一点儿的男生可都名草有主了。”

夏洛特从鼻子里一哼。“好像她真找不到似的。”

听到这话，艾玛感到有点儿畏惧。其实加里特正是去年夏天萨顿从夏洛特手中横刀夺过去的。

我承认，其实我没有所谓的闺密。夏洛特的笔记本上仍然涂鸦着加里特的名字，床下还藏着他的照片，夏洛特肯定对他还没死心，所以她绝对有杀我的动机。

这时，圆桌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影子。一个梳着油光发亮的背头、长着淡褐色眼睛的男子站在艾玛她们旁边。他的蓝色马球衫特别笔挺，卡其裤也烫得笔直。

“爸爸！”麦德琳用颤抖的声音喊道，她刚才那份矜持和冷静早不见了，“我——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这儿！”

维加先生看着桌子上喝剩的半杯酒，鼻子抽了抽，好像能闻见酒精味儿一样。不过，他仍然面带微笑，但那种虚假的微笑让艾玛觉得不自在。他让她想起了她的养父克里夫，他在犹他州边境一个沙尘漫天的地方卖二手车，可以在四秒钟之内从一个脾气暴躁的爸爸变成一个点头哈腰的销售员。

维加先生又沉默了一阵。然后他俯身向前，捏了捏麦德琳裸露在外的上臂。她有些惧意。

“随便点什么都成，姑娘们。”他压低嗓门儿说，“我请。”然后他像军人似的漂亮地转过身去，往高尔夫球场砖砌的拱门走去。

“谢谢爸爸！”麦德琳在后面大声喊道，声音还有些颤抖。

“你爸爸真好。”维加先生走后夏洛特迟疑地咕哝道，一边往麦德琳那边斜视过去。

“是啊。”罗伦用食指在盘子边缘比画着，也没有看麦德琳。

大家好像都有话说似的，但谁也没说……或许是因为惊魂未

定的缘故。麦德琳一家人还真藏有不少秘密。艾玛到图森市之前，麦德琳的哥哥塞尔就不见了。艾玛看到有关他的寻人启事贴得到处都是。

艾玛一度怀念自己以前的生活，那时的生活至少安全，当初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时她从没有过这种感觉。她原本以为到图森市后就能让自己得偿所愿，找到姐姐，有个完整的家，但是她发现这个家竟然莫名其妙地支离破碎了。至于那个死去的孪生姐姐，她的生活似乎越来越复杂了，杀人凶手似乎潜伏在每一个角落。

艾玛的皮肤开始呈现红色，这种难以名状的紧张突然让她难以承受。她将椅子往桌后用力一推，声音甚是刺耳。“我马上回来。”她说着踉跄地穿过落地双扇玻璃门，朝洗手间走去。

她随即进入空荡荡的休息室，里面到处都是镜子，琥珀色的皮沙发上铺着长绒坐垫，木篮里装着耐克斯发胶、丹碧丝卫生棉条，还有小瓶装的普瑞来免冲洗手液。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香水味，立体声扬声器中播放着古典音乐。

艾玛一屁股坐在一张梳妆台前面的椅子上，看着镜中的自己，看着自己那张椭圆形的脸和波浪般的赭色头发。在灯光的照耀下，她的眼睛有时会呈紫色，有时会呈海蓝色，现在，这双眼睛也在镜中回望着她。她们的五官长得极为相像，这样的五官和梅塞家门厅里挂的全家福中面带微笑的女孩一模一样，艾玛穿着她的衣服，感觉与皮肤有些刮擦，好像她的身体能够感觉到这些衣服不属于她似的。

艾玛的脖子上仍然戴着萨顿的银项链，那天在夏洛特的厨房里，凶手就是要用这条项链勒死艾玛，艾玛相信萨顿死时肯定戴着这条项链。每次她摸着银项链光滑的表面，或者看着它在镜中闪闪